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一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陸贄 十二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一

陸贄 十二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

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棄擲宮  
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  
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  
周寰瀛百役疲瘵之亡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  
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  
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  
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  
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  
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

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  
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  
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  
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  
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  
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  
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  
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  
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文然後弔恤死義慰犒

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  
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  
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  
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  
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  
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  
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  
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  
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

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  
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  
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  
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  
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  
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  
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  
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  
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

與之言迎於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



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  
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  
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  
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  
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  
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  
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  
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

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  
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  
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  
亂繁刑喪師感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  
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  
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  
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  
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  
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

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

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提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

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  
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憊憊竊謂非宜李楚琳乘  
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  
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  
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  
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  
唯在衰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覓絕以諸鎮危疑之  
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  
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

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

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啟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誓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



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  
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  
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  
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  
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  
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  
實事亦會時所霑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  
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  
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

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  
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  
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士乎  
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  
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  
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  
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  
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

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勲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敕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

於巔巖級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厯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訔殷相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黃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靈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旣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

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  
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  
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  
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  
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誠  
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  
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

可寬捨衆人意旣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  
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  
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  
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  
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  
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  
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  
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  
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駕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

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  
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  
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  
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  
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  
聖謨況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  
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  
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  
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眾心旣偷賊



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眾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

寤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  
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  
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  
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  
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  
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  
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  
前意固爲善矣伏惟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  
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  
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  
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  
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  
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  
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瀦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  
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  
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

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

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  
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  
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  
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  
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  
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  
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  
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

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  
夜睢盱晨光旣升勢自跼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  
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  
琳瑯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蹢躅何惡能爲願陛  
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邁止錄功犒勤敷肆眷之恩  
布維新之令然後徵韋皋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勲  
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薑  
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  
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二目錄

陸贄 十三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二

陸贄 十三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敕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

狀

一作河中事狀

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敕奏來者兇梗

殲盪開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

處置大畧已附欽敕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

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

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變祈死吳克勁越夫差



啟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微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詔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馬

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  
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  
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旋及遂乃螽結以拒討狼顧以  
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  
行宮至于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  
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机隍艱屯綿綿聯聯若苞桑  
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  
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劒戟之利帑藏財賦之  
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

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眾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斯懷梟鷂以好音消浸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計之

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征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

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始  
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獫狁擇肉  
於馳道河朔問罪之眾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  
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  
災乘間何所不爲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  
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  
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  
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  
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

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  
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  
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  
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  
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  
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  
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  
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  
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

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懲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鋤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昨以困於杼柚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連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

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于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戒已竊發于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



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  
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  
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  
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  
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  
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  
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  
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  
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

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  
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  
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  
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  
既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  
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  
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  
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  
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

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

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  
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  
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  
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  
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維新蠲貸疲甿休  
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  
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  
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  
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

必將曰河中染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  
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  
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  
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  
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  
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  
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  
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  
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敕

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漬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于憂恤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  
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  
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  
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  
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  
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  
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  
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  
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

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  
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  
金亟得則衰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  
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  
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  
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  
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  
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



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關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

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  
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  
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  
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  
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  
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  
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  
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  
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

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啟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

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宜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闡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

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駁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

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  
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簡僚屬  
所簡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  
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  
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  
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  
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  
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  
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

金鑑卷之三  
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  
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  
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  
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  
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  
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真于  
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  
兼茂厯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  
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

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



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名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厯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

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  
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  
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  
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  
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  
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  
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于孔子曰鄉人皆  
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  
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

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  
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  
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  
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  
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  
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  
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  
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  
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